

漢

書

傳
三

十二

漢書卷四十八

賈誼傳第十八

賈誼，雒陽人也，年十八，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。^(一)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，召置門下，^(二)甚幸愛。文帝初立，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，^(三)故與李斯同邑，而嘗學事焉，^(四)徵以爲廷尉。廷尉乃言誼年少，頗通諸家之書。文帝召以爲博士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屬謂綴輯之也，言其能爲文也。屬音之欲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秀，美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治平，言其政治和平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事之而從其學也。」

是時，誼年二十餘，最爲少。每詔令議下，^(一)諸老先生未能言，誼盡爲之對，人人各如其意所出。諸生於是以爲能。文帝說之，^(二)超遷，歲中至太中大夫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謂有詔令出下及遣議事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說讀曰悅。」

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，天下和洽，宜當改正朔，易服色制度，定官名，興禮樂。乃草具其儀法，^(一)色上黃，數用五，爲官名悉更，奏之。^(二)文帝謙讓未皇也。^(三)然諸法令所更定，及列侯就國，其說皆誼發之。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。絳、灌、東陽侯、馮敬之屬盡害之，^(四)乃毀誼曰：「雒陽之人年少初學，專欲擅權，紛亂諸事。」於是天子後亦疏之，不用其議，以誼爲長沙王太傅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草謂創造之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更，改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皇，暇也。自以爲不當改制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絳，絳侯周勃也。灌，灌嬰也。東陽侯，張相如也。馮敬，時爲御史大夫。」

誼旣以適去，^(一)意不自得，及度湘水，^(二)爲賦以弔屈原。屈原，楚賢臣也，被讒放逐，作離騷賦，^(三)其終篇曰：「已矣！國亡人，莫我知也。」遂自投江而死。誼追傷之，因以自諭。^(四)其辭曰：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適讀曰謫。其下亦同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湘水出零陵陽海山，北流入江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離，遭也。憂動曰騷。遭憂而作此辭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諭，譬也。」

恭承嘉惠兮，^{〔一〕} 埃罪長沙。^{〔二〕} 仄聞屈原兮，自湛汨羅。^{〔三〕} 造託湘流兮，敬弔先生。^{〔四〕} 遭世罔極兮，迺隕厥身。^{〔五〕} 烏虜哀哉兮，逢時不祥！^{〔六〕} 鸞鳳伏竄兮，鷗鵠翔翔。^{〔七〕} 闔茸尊顯兮，讒諛得志；^{〔八〕} 賢聖逆曳兮，方正倒植。^{〔九〕} 謂隨、夷、溷兮，^{〔一〇〕} 謂跖、蹻廉；^{〔一一〕} 莫邪爲鈍兮，^{〔一二〕} 鈎刀爲銛。^{〔一三〕} 于嗟默默，生之亡故兮！^{〔一四〕} 幹棄周鼎，^{〔一五〕} 寶康瓠兮。^{〔一六〕} 騰駕罷牛，驂蹇驢兮；^{〔一七〕} 驥垂兩耳，服鹽車兮。^{〔一八〕} 章父薦屨，漸不可久兮；^{〔一九〕} 嗟（若）（苦）先生，獨離此咎兮！^{〔二〇〕}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恭，敬也。嘉惠，謂詔命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埃，古俟字。俟，待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仄，古側字。汨，水名，在長沙羅縣，故曰汨羅。湛，讀曰沉。汨音莫歷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造，至也。言至湘水而因託其流也。造音千到反。」

〔五〕張晏曰：「讒言罔極。」師古曰：「罔，無也。極，中也，無中正之道。一曰極，止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虜，讀曰呼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鷗，鷗鵠，怪鳥也。鷗，惡聲之鳥也。鷗音尺夷反。鷗音于驕反。鵠音休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闔茸，下材不肖之人也。闔音吐盍反。茸音人勇反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植，立也，音值。」

〔一〇〕應劭曰：「隨，下隨，湯時廉士，湯以天下讓而不受。夷，伯夷也，不食周粟，餓于首陽之下。」師古曰：「溷，濁也，

音胡困反。」

〔二〕李奇曰：「跖，秦大盜也。楚之大盜爲莊蹻。」師古曰：「跖音之石反。蹻音居略反。莊周云，盜跖，柳下惠之弟，蓋寓言也。」

〔三〕應劭曰：「莫邪，吳大夫也，作寶劍，因以冠名。」

〔四〕晉灼曰：「世俗爲利爲銛徹。」師古曰：「音弋占反。」

〔五〕應劭曰：「默默，不得意也。」鄧展曰：「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。」師古曰：「生，先生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幹，轉也，音管。」

〔七〕鄭氏曰：「康瓠，瓦盆底也。」爾雅曰：「康瓠謂之甗。」師古曰：「甗音五列反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罷讀曰疲。蹇，跛也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駕鹽車也。」

〔十〕師古曰：「章父，殷冠名也。言冠乃居下，履反在上也。父讀曰甫。」

〔十一〕應劭曰：「嗟，咨嗟也。勞苦屈原遇此難也。」師古曰：「離，遭也。」

諍曰：「〔一〕已矣！國其莫吾知兮，〔二〕子獨壹鬱其誰語？〔三〕鳳縹縹其高逝兮，夫固

自引而遠去。〔四〕襲九淵之神龍兮，〔五〕沕淵潛以自珍；〔六〕偃蟪蛄以隱處兮，〔七〕夫豈

從蝦與蛭螾？〔八〕所貴聖之神德兮，遠濁世而自臧。使麒麟可係而羈兮，豈云異夫

犬羊？般紛紛其離此郵兮，〔九〕亦夫子之故也！〔十〕歷九州而相其君兮，何必懷此都

也？〔十一〕鳳皇翔于千仞兮，覽德輝而下之；〔十二〕見細德之險〔微〕兮，遙增擊而去

也？〔十三〕

之。^{〔三〕}彼尋常之汙瀆兮，豈容吞舟之魚！^{〔四〕}橫江湖之鱣鯨兮，固將制於蜃蜺。^{〔五〕}

〔一〕李奇曰：「辭，告也。」張晏曰：「辭，離騷下章亂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辭音碎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一國之人不知我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壹鬱猶怫鬱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縹縹，輕舉貌，音匹遙反。」

〔五〕鄧展曰：「襲，重也。」師古曰：「九淵，九旋之川，言至深也。」

〔六〕鄧展曰：「沕音昧。」張晏曰：「潛，藏也。」

〔七〕服虔曰：「蠨音梟。」應劭曰：「蠨，水蟲害魚者也。蝓，背也。欲舍蠨蠨，從神龍遊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蝓音面。」

〔八〕服虔曰：「蛭，水蟲。蠃，今之蠃蠃也。」孟康曰：「言龍自絕於蠨蠨，況從蝦與蛭蠃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蝦亦水蟲也，音

遐。蛭音質。蠃字與蚓同，音引，今合韻，當音弋人反。蠃音丘謹反。」

〔九〕蘇林曰：「般音榮。」孟康曰：「般音班。般，反也。紛紛，構譏意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般，孟音是也。字從丹青之丹。

離，遭也。郵，過也。」

〔十〕李奇曰：「亦夫子不如麟鳳之故，離此咎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此說非也。賈誼自言今之離郵，亦猶屈原耳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言往長沙爲傳，不足哀傷，何用苟懷此之都邑，蓋亦誼自寬廣之言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八尺曰仞。千仞，言其極高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增，重也。言見苛細之人，險阨之證，故重擊其羽而高去。」

〔四〕應劭曰：「八尺曰尋，倍尋曰常。」師古曰：「水不泄爲汙，音一胡反，又音一故反。」

〔吾〕如淳曰：「鱣、鯨，皆大魚也。」臣瓚曰：「鱣魚無鱗，口在腹下。鯨魚長者長數里。」晉灼曰：「小水不容大魚，而橫鱣鯨於汙瀆，必爲蜺蠃所制。以況小朝主闇，不容受忠逆之言，亦爲讒賊小臣所害。」師古曰：「鱣音竹連反，字或作鱣。鱣亦大魚也，音淫，又音尋。蜺音樓，謂蜺姑也。」

誼爲長沙傅三年，有服飛入誼舍，止於坐隅。〔二〕服似鴟，〔三〕不祥鳥也。誼旣以適居長沙，長沙卑濕，誼自傷悼，以爲壽不得長，乃爲賦以自廣。其辭曰：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坐音才臥反。」

〔二〕晉灼曰：「異物志曰『有鳥，小雞，體有文色，土俗因形名之曰服，不能遠飛，行不出域』也。」

單閼之歲，四月孟夏，〔一〕庚子日斜，服集余舍，〔二〕止于坐隅，貌甚閒暇。〔三〕異物來倅，私怪其故，〔四〕發書占之，讖言其度。〔五〕曰「野鳥入室，主人將去。」問于子服：「余去何之？」〔六〕吉摩告我，凶言其災。淹速之度，語余其期。〔七〕

〔一〕應劭曰：「太歲在卯爲單閼。」師古曰：「閼音一葛反。」

〔二〕孟康曰：「日斜，日昃時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閒讀曰閑。」

〔四〕孟康曰：「倅音萃。萃，聚集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讖，驗也，有徵驗之書也。讖音初禁反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子服者，言加其美稱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淹，遲也。」

服乃太息，舉首奮翼，口不能言，請對以意。〔一〕萬物變化，固亡休息，幹流而遷，或推而還。〔二〕形氣轉續，變化而嬗。〔三〕沕穆亡間，胡可勝言！〔四〕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；〔五〕憂喜聚門，吉凶同域。〔六〕彼吳彊大，夫差以敗；粵棲會稽，句踐伯世。〔七〕斯遊遂成，卒被五刑；〔八〕傳說胥靡，乃相武丁。〔九〕夫禍之與福，何異糾纏！〔一〇〕命不可說，孰知其極？〔一一〕水激則旱，矢激則遠。〔一二〕萬物回薄，震蕩相轉。雲烝雨降，糾錯相紛。大鈞播物，塊圯無垠。〔一三〕天不可與慮，道不可與謀。遲速有命，烏識其時？〔一四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意字合韻，宜音億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幹音管。幹，轉也。還讀曰旋。」

〔三〕服虔曰：「嬗音如蟬，謂變蛻也。」蘇林曰：「相傳與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此卽禪代字，合韻故音蟬耳。蘇說是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沕穆，深微貌。胡，何也。言其理深微，不可盡言。沕音勿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此老子德經之言也。倚音於綺反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言禍福相因，吉凶不定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會稽，山名也。句踐避吳之難，保於茲山，故曰棲也。句音鉤。伯讀曰霸。」

〔八〕應劭曰：「李斯西遊於秦，身登相位，二世時爲趙高所讒，身伏五刑。」

〔九〕張晏曰：「胥靡，刑名也。傳說被刑，築於傅巖，武丁以爲己相。」師古曰：「胥靡，相隨之刑也，解在楚元王傳。」

〔一〇〕應劭曰：「禍福相爲表裏，如糾繩索相附會也。」臣瓚曰：「糾，絞也。繩，索也。」師古曰：「繩音墨。」

〔一一〕師古曰：「極，止也。」

〔一二〕師古曰：「言水之激疾，則去盡，不能浸潤。矢之激發，則去遠。」

〔一三〕如淳曰：「陶者作器於鈞上，此以造化爲大鈞也。」應劭曰：「其氣塊圯，非有限齊也。」師古曰：「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爲鈞，言造化爲人，亦猶陶之造瓦耳。塊音烏朗反。圯音於黠反。」

〔一四〕師古曰：「烏猶何也。」

且夫天地爲鑪，造化爲工；陰陽爲炭，萬物爲銅，〔一〕合散消息，安有常則？千變萬化，未始有極。忽然爲人，何足控揣；〔二〕化爲異物，又何足患！〔三〕小智自私，賤彼貴我；達人大觀，物亡不可。貪夫徇財，烈士徇名；〔四〕夸者死權，品庶每生。〔五〕怵迫之徒，或趨西東；〔六〕大人不曲，意變齊同。愚士繫俗，儻若囚拘；〔七〕至人遺物，獨與道俱。衆人惑惑，好惡積意；〔八〕真人恬漠，獨與道息。〔九〕釋智遺形，超然自喪；〔一〇〕寥廓忽荒，與道翱翔。〔一一〕乘流則逝，得坎則止；〔一二〕縱軀委命，不私與己。其生兮若浮，其死兮若休；〔一三〕澹虛若深淵之觀，汎虛若不繫之舟。〔一四〕不以生故自保，養空而浮。〔一五〕德人無累，知命不憂。細故蒂芥，何足以疑！〔一六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以冶鑪爲喻。」

〔二〕孟康曰：「控，引也。揣，持也。言人生忽然，何足引持自貴（借）（惜）也。」如淳曰：「控，引也。揣音圍。控，搏，玩。」

弄愛生之意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如說是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患合韻音環。」

〔四〕臣瓚曰：「以身從物曰徇。」

〔五〕臣瓚曰：「謂夸泰也。莊子曰『權勢不充』〔尤〕，則夸者悲。」孟康曰：「每，貪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品庶猶庶品也。」

〔六〕孟康曰：「怵，爲利所誘誑也。迫，迫貧賤，東西趨利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誘誑之誑則音成。或曰，怵，怵惕也，音丑出反，其義兩通。而說者欲改字爲鋤，蓋穿鑿耳。」

〔七〕李奇曰：「僭音塊。」蘇林曰：「音人肩僂僂爾。音欺全反。」師古曰：「蘇音是。」

〔八〕李奇曰：「惑惑，東西也。所好所惡，積之萬億也。」臣瓚曰：「言衆懷好惡，積之心意也。」師古曰：「瓚說是也。意合韻音於力反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恬，安也。漠，靜也。」

〔十〕服虔曰：「絕聖棄智，而亡其身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喪合韻音先郎反。」

〔十一〕師古曰：「荒音呼廣反。」

〔十二〕孟康曰：「易坎爲險，遇險難而止也。」張晏曰：「謂夷易則仕，險難則隱也。」

〔十三〕師古曰：「休，息也。」

〔十四〕師古曰：「澹，安也，音徒濫反。覲與靜同。汜音敷劍反。」

〔十五〕服虔曰：「道家養空虛，若浮舟也。」

〔十六〕師古曰：「藟芥，小鯁也。藟音丑芥反。」

後歲餘，文帝思誼，徵之。至，入見，上方受釐，坐宣室。^(一)上因感鬼神事，而問鬼神之本。誼具道所以然之故。至夜半，文帝前席。^(二)既罷，曰：「吾久不見賈生，自以爲過之，今不及也。」乃拜誼爲梁懷王太傅。懷王，上少子，愛，而好書，故令誼傳之，數問以得失。^(三)

^(一)蘇林曰：「宣室，未央前正室也。」應劭曰：「釐，祭餘肉也。」

^(二)漢儀注祭天地五時，皇帝不自行，祠還致福。釐音禧。

師古曰：「禧，福也。借釐字爲之耳，言受神之福也。」

^(三)師古曰：「漸迫近誼，聽說其言也。」

^(四)師古曰：「漢朝問以國家之事。」

是時，匈奴彊，侵邊。天下初定，制度疏闊。諸侯王僭擬，地過古制，^(一)淮南、濟北王皆爲逆誅。誼數上疏陳政事，多所欲匡建，^(二)其大略曰：

^(一)師古曰：「僭，比也，上比於天子。擬音擬。」

^(二)師古曰：「匡，正也，正其失也。建，立也，立制節也。」

臣竊惟事勢，可爲痛哭者一，可爲流涕者二，可爲長太息者六，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，難徧以疏舉。^(一)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，^(二)臣獨以爲未也。曰安且治者，非愚則諛，^(三)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。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，^(四)火未及燃，因謂之安，方今之勢，何以異此！本末舛逆，首尾衡決，國制搶攘，^(五)非甚有紀，^(六)胡可謂治！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，因陳治安之策，試詳擇焉！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言不可盡條記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進言者，謂陳說於天子前者也。治晉直吏反。此下並同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實謂治安，則是愚也；知其不爾而假言之，是諂諛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厝，置也，音千故反。」

〔五〕蘇林曰：「搶音濟濟踴踴，不安貌也。」晉灼曰：「搶音僇。吳人罵楚人曰僇。僇攘，亂貌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晉音是。僇

音仕庚反。攘音女庚反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紀，理也。」

夫射獵之娛，與安危之機孰急？〔二〕使爲治，勞智慮，苦身體，乏鍾鼓之樂，勿爲

可也。樂與今同，而加之諸侯軌道，兵革不動，〔三〕民保首領，匈奴賓服，四荒鄉風，〔三〕百姓素朴，獄訟衰息，大數旣得，則天下順治，海內之氣清和咸理，生爲明帝，沒爲明神，名譽之美，垂於無窮。禮祖有功而宗有德，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，上配太祖，與漢亡極。建久安之勢，成長治之業，以承祖廟，以奉六親，至孝也；〔四〕以幸天下，以育羣生，至仁也；立經陳紀，輕重同得，後可以爲萬世法程，〔五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，猶得蒙業而安，至明也。以陛下之明達，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，致此非難也。〔六〕其具可素陳於前，願幸無忽。〔七〕臣謹稽之天地，〔八〕驗之往古，按之當今之務，日夜念此至孰也，雖使禹舜復生，爲陛下計，亡以易此。〔九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言二事之中，何者爲急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軌道，言遵法制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鄉讀曰嚮。」

〔四〕應劭曰：「六親，父母兄弟妻子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程，式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少知治體者，誼自謂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忽，怠忘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稽，考也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易，改也。」

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，〔二〕下數被其殃，上數爽其憂，〔三〕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。今或親弟謀爲東帝，〔三〕親兄之子西鄉而擊，〔四〕今吳又見告矣。〔五〕天子春秋鼎盛，〔六〕行義未過，〔七〕德澤有加焉，猶尙如是，況莫大諸侯，〔八〕權力且十此者，〔九〕

〔二〕鄭氏曰：「今建立國泰大，其勢必固相疑也。」臣瓚曰：「樹國於險固，諸侯强大，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。」師

古曰：「鄭說是也。」

〔三〕如淳曰：「爽，忒也。」

〔五〕應劭曰：「淮南厲王長。」

〔四〕如淳曰：「謂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爲濟北王反，欲擊取榮陽也。」師古曰：「鄉讀曰嚮。」

〔五〕如淳曰：「時吳王又不循漢法，有告之者。」

〔六〕應劭曰：「鼎，方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行晉下更反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莫大，謂無有大於其國者，言最大也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十倍於此。」

然而天下少安，何也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，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。數年之後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，〔二〕血氣方剛，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，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，如此，有異淮南、濟北之爲邪！此時而欲爲治安，雖堯舜不治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大抵，猶言大略也，晉丁禮反。其下亦同。」

黃帝曰：「日中必曩，操刀必割。」〔二〕今令此道順而全安，甚易，不肯早爲，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，〔三〕豈有異秦之季世乎！夫以天子之位，乘今之時，因天之助，尙憚以危爲安，以亂爲治，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，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？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。假設天下如曩時，〔三〕淮陰侯尙王楚，黥布王淮南，彭越王梁，韓信王韓，張敖王趙，貫高爲相，盧縮王燕，陳豨在代，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，〔四〕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，能自安乎？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。天下殺亂，高皇帝與諸公併起，〔五〕

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。^{〔六〕}諸公幸者，乃爲中涓，其次塵得舍人，^{〔七〕}材之不逮至遠也。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，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，多者百餘城，少者乃三四十縣，惠至渥也，^{〔八〕}然其後十年之間，反者九起。陛下之與諸公，非親角材而臣之也，^{〔九〕}又非身封王之也，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，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。然尙有可諉者，曰疏，^{〔一〇〕}臣請試言其親者。假令悼惠王王齊，元王王楚，中子王趙，幽王王淮陽，共王王梁，^{〔一一〕}靈王王燕，厲王王淮南，六七貴人皆亡恙，當是時陛下卽位，能爲治庠？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。若此諸王，雖名爲臣，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，^{〔一二〕}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。^{〔一三〕}擅爵人，赦死罪，^{〔一四〕}甚者或戴黃屋，^{〔一五〕}漢法令非行也。雖行不軌如厲王者，令之不肯聽，召之安可致乎！^{〔一六〕}幸而來至，法安可得加！動一親戚，天下圜視而起，^{〔一七〕}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，^{〔一八〕}適啓其口，匕首已陷其匈矣。^{〔一九〕}陛下雖賢，誰與領此？^{〔二〇〕}故疏者必危，親者必亂，已然之效也。其異姓負彊而動者，漢已幸勝之矣，又不易其所以然。同姓襲是跡而動，^{〔二一〕}既有徵矣，^{〔二二〕}其勢盡又復然。殃眚之變，未知所移，^{〔二三〕}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，後世將如之何！

〔一〕孟康曰：「夔音衛。日中盛者，必暴夔也。」臣瓚曰：「太公曰『日中不懋，是謂失時；操刀不割，失利之期。』言當及時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此語見六韜。夔謂暴曬之也。曬音所智反，又音所懈反。」

〔三〕應劭曰：「抗其頭而剡之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墮，毀也。抗，舉也。剡，割頸也。墮，晉火規反。剡，晉工鼎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曩，久也。謂昔時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無恙，言無憂病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穀，雜也。併，音步鼎反。」

〔六〕應劭曰：「禮，卿大夫之支子爲側室。席，大也。」臣瓚曰：「席，藉也。言非有側室之勢爲之資藉也。」師古曰：「瓚說是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廛與僦同。廛，劣也，言纔得舍人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惠，古德字。渥，厚也，音握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角，校也，競也。」

〔十〕孟康曰：「諛，累也。以疏爲累，言不以國也。」蔡謨曰：「諛者，託也。尙可託言信、越等以疏故反，故其下句曰『臣請試言其親者』。親者亦恃彊爲亂，明信等不以疏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蔡說是矣。諛，音女瑞反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共讀曰恭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自以爲於天子爲昆弟，而不論君臣之義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慮，大計也，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，而爲天子之事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擅，專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天子車蓋之制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不軌，謂不修法制也。致，至也。」

〔古〕應劭曰：「圖，精正視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言驚愕也。」

〔乙〕如淳曰：「馮無擇子，名忠直，爲御史大夫，奏淮南厲王誅之。」師古曰：「悍，勇也。」

〔丙〕師古曰：「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，則爲刺客所殺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領，理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易其所以然，謂改其法制使不然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徵，證驗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甌，古禍字。」

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，〔二〕而芒刃不頓者，〔三〕所排擊剝割，皆衆理解也。〔三〕至於髡髀之所，非斤則斧。〔四〕夫仁義恩厚，人主之芒刃也；權勢法制，人主之斤斧也。今諸侯王皆衆髡髀也，釋斤斧之用，而欲嬰以芒刃，〔五〕臣以爲不缺則折。胡不用之淮南、濟北？勢不可也。〔六〕

〔一〕蘇林曰：「孔子時人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坦，屠牛者之名也。事見管子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芒刃，謂刃之利如豪芒也。頓讀曰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解，支節也，音胡懈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髡，股骨也。髡，髀上也。言其骨大，故須斤斧也。髡音寬。髡音陞，又音必爾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嬰，繞也。」